元刊前十冊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佷險悖好刼剥行人所射犬豕以爲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

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宮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刃不及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紹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招納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其長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

趙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
親臨哀慟禮贈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早卒子僖王顯
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爲荊州刺史在邊境前代以
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荊州爲朝
陽戍主有商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
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頗行貨賄
散賞邊儲是以聲名有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
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
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
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爲大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

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主賈諸姓
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人人怨皆反招
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又以驕恣恐禍及已
將謀爲逆時領主書危仝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
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
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
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謙反
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
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爲奴逼將南度梁武帝

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校
太尉仍立為魏王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
為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仲景隆初封丹楊公位
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為廣
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為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
亂遣誘召之許奉為主景仲將應之為西江督護陳霸先
所攻乃縊而死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
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
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照儀于
塞北時年十六有風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累遷
統万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長子平原襲爵忠
果有智略為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扶賊司馬小君
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
京師斬之又有扶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
登齊人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北州
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感稱詠之遷征南大
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
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為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
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為沙門既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

讓其次第臨鑒臨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
孝文詔臨鑒終之後令顯襲爵臨鑒乃受之臨鑒字紹達沈重少
言寬和好士爲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臨鑒上書遵孝文之
旨採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
天下一如臨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
龍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長大
和十五歲攜男女五人隨臨鑒至歷城于亂政事和與曹及
五子七處受納臨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
受狼籍齊人苦之臨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
多飢餓臨鑒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

既年少長史盧陽烏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臨鑒表梁郡
太守程靈虬虐政殘人盜寇並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
然靈謚悼王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
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打和
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
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以和元乂之親
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見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
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
王當沒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

龍設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疾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
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
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
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
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
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
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遠所親薨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
九尺曆帶十圍容儀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
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
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
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總衰臨霄喪宴不舉樂謚
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世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
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為後襲封江陽王宣
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
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又先納太后
妹復繼本封後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
歷內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台司類表遜位

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
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
傅侍中如故時又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
者為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
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
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
尉公及班師繼啓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惏牧
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
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又威勢法官不敢
糾擿天下患之又黜繼廢於家初尔朱榮之為直寢數以
名馬奉以交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
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錄尚書事
太丞相如故謚曰武烈又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臨朝
以又妹夫除通直郎又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
中又女夫靈太后詔贈鄉主又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既在
門下兼總禁兵深為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
賢輔政每欲斥黜之又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
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
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又恐懌終為已害乃與侍中劉
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

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
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廢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
又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
卿儀以大逆論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
又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為靈太后辭遜詔
又遂與大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呼為姨父
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曲盡侯
媚遂出入禁中百令勇士持刀劒以自先後又於千秋門
外徹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
發初又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上得志之後便自驕虐
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擡之寶充牣
其中又曾自婦人於食輿以幄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
高肅雖知莫敢言著姑姊婦女朋媱無別政事怠惰綱紀
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又知自不法恐被
發黜乃陰遣弟湛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遂為
誓盟欲令為亂朝廷必以己為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為表
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湛
業買馬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所
曰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
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

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又流涕叙太
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又乃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
顯陽二宮無復禁防舉其親元法僧為徐州刺史法僧據
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為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
重於又而甚畏憚從太后及帝遊洛水遂幸雍第定圖又
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又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
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聞之甚懼
免冠求解乃以又為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又雖
去兵權然揔任內外憲黜廢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
屯弘想伏景謀廢又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云元又欲
害之嬪泣訴於帝云又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
後又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
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為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
遺公卿百寮書暴又過惡言又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
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
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為況是奉此
名表能咬物日露又矣始信斯言又為遠近所惡如此其
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又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
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
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

又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户反定州
又令勾章陽諸蠻侵擾伊闕又兄弟為内應起有日矣得
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
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又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
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又子舒祕書郎又死
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
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
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凡有
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

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
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數
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
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
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為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
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
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
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
揚素麤疎蘇威怯愞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
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言為熲游說深責

望之善長權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又弟羅字仲綱雖
父兄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又當朝專政羅望
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奬等咸為其賓
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又死後羅通又妻時入穢
之或云其救命之討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
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
景自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
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
襲爵江陽王尋子善佐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佐
改封羅為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黃
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懿爽弟蠻仕齊歷位兼度
支尚書行頓州事坐不為繼母服為左丞所彈後除開府
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為
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
位給事中與兄又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
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為適不入
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
又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大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
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毋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

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
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
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
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
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
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元參丕軍事
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
丕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
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為和龍
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
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
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又曰者董道秀之死
也高允遂著義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
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
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
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元龍有悔窮高曰亢龍而無
人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天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
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為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絜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柏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至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薨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誅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怕懷怨

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大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

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

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猫兒眞虎頭龍頭亞闕

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

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

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

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万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

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

曲降其一万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

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

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

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

后令立南安王余愛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

皇興元年謀反司馬叚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眞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

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爵為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

配北鎮久之提子負外郎頴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

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
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
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
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當時其美行
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
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
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
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
風流貴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樊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
略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
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彧本
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
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
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
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須軍于忠忿言之
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
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
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
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

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為人建孫稱彧風神閑儁
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
聲歔欷涕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假旨稱
魏為偽唯彧表啓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彧雅性不以為
言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
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留彧曰死猶願北
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彧性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
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録尚書莊帝
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
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為伯考彧表諫以為漢祖創業

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
光武疏為絶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
親實猶子陛下既纂世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
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
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錐祭則
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
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考之稱以今類
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
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
立廷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

敢言者唯或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
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
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峽之緒光武
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
苑文穆皇帝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
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
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
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闕
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
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
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是臣道
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衿袷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
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
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太祖祔一廟豈無婦舅共
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選數莊帝既逼諸妹之
請此詞意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
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
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
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
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自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

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尒朱榮死除或司徒
公及尒朱兆率衆奄至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
屈為羣胡所毆薨孝武帝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録尚
書事謚曰文穆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
覽群書不為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
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姪為識者所譏無子弟孝
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温和好行
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
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龍帝
笑曰朕恒聞主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金罪於是君
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堂奏表曰令制百家為當
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隣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
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
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無事無闕而況外州乎
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於四閭閭二比計族
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户應二万餘族一
歲出皆絹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兵兵計得一万六千
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
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
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

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
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倉族故
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
下殆皆一妻設令人疆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地壇內
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
以妬姑娣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
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
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則家道之光
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
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
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
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
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
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充倉
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禽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
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
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
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皁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
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
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

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
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
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蔡安在
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
直者所譏齊天保初進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
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孚字秀
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
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
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官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
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
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
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
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
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
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餉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
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
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
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
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病羸將多憂愁致因
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

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
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
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
大者不許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
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牧
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
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
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
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
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
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
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
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
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
衛馭以仁寬厲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
鎮諸將舊當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
尋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
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
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

本末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
廷不許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閭阿那
瓌衆號三十万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韞車日給酪一
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頰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
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
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
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
張洪建馬潛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
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
致死効力後為葛榮所陷為榮所執兄祐為防城都督兄

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
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己
引過爭相為死又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
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
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
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方年鄉男永安末樂
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
閭太樂令公孫崇脩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
儒生若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
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

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
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柎簴六架
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各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
音制不甚諧韻沽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
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簴懸架首
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
規磬氏倍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
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
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
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

雖不咨嗟歎服而反大傳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
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遷
國史盛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李相識先請
見李然後遣女於是乃使李行蠕蠕君臣見李莫不懼悅
奉皇后來歸李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
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上皆加幂欲戲李李適入
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臣坐相
對宣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
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
太傅魏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

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兼州刺史性疎很頗以其北驕物
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真　若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甍謚曰簡王子
石侯襲甍謚　曰哀王子遺興襲甍謚曰定王無子石侯弟
嘉少沈敏喜慍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
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
嘉遣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
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
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
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盜
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
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
之頃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懽盡數加賞賜
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華服鮮潔時君儀同又任端首
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
公私多所敷奏帝雅敬待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
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令薄葬宣
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
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

之劫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
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
坐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
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
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
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
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
以殺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鑿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
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以慕爲之及
太和在座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士人悉免斯役豐沛
舊門仍防邊戍自非罪當世莫肯與之爲征鎮驅使爲
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
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魏
魁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
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
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
摸習專事聚斂或有諸刀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
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
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万衆度沙漠不
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

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
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
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時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侯輪不反
臣崇與臣遂巡復路今北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
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
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勿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
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來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
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悉黨以疲兵計之必不制敵請簡
選兵或留守恒州要塞或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
政拔陵避蠕蠕南後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迫
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万人深與行臺六篡表
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
詔遣黃門侍郎楊眞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篡
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
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甘
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士
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
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
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

此構之乃徽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
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貿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
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
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
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
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
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具言曰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
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
銜臣次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
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間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
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録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
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
不蒙遂前留元摽據平盛樂後被重圍析散易子倒懸一
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
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
未重乃得立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
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
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
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
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

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
和曾經省許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隷臣爲統應時變色
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偏偏謀相誹謗言臣惡
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
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
昔在軍中妄增首給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
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
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
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
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
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又向定州遠
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
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
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塡門及臣居邊賓
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
樂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
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
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
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
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

急徼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爲
州使得申其利用徼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公
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鬬情連營轉柵日行十
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陣賊脩禮常與萬榮謀後稍信朔州
人毛普賢榮常衡之普賢普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傳
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景說賊程殺鬼
果相猜貳萬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
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驍戰
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趣定州閻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
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

有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
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以誤追躡深與左右行至
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仍引詣萬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
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
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
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
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太尉公冕贈假黃鉞大司
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
光遣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携去遊
道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遺遺已將致公文久

乃停息論者兩非之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孫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士

南安王余貞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大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羣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論曰梟鏡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平陽以降並多夭俊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稱首略既有聲渾亦見器實繼荷遇太和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爲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効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爲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過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爲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爲美深之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列傳第四

北史十六

方洽周益校正

列傳第五　北史十六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哀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立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仁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有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爲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
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順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
諸軍事北討詔順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杖廟筭
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遣
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
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
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順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
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又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順爲
主順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年薨於青
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亂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

爵除順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至
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
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
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
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宋
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
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
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字叔暢
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

陳子敏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亦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絶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既武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為直閤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遥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永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黄鉞太師太尉公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寛慈敦穆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

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為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賛襲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
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為中都
大官案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停孝
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
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宮爵後
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大興遇患
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
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大興戲之
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
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
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
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
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
二千疋既為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昂
字伯暉襲薨昂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
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
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
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昂弟仲景性嚴
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宗師肅然每向臺恒加禁牛

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晉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尚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叛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從袁毛父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冤而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悉妻子

徧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奴曰若思欲殺我必投我厠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有恣猶埋我好地爾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答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答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退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退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退盡誅

之存者十二晉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録尚書事薨贈太師録尚書子沖襲無子國絶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遣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禄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祆幻遂説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善薩殺十人者為十住善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刺史肅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黄棗城伯驎戰没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焚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遥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竊聞聖人斂南面而聽天下其不有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祖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

重罄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進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十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太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昨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以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還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遜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遜弟恂字景安粗涉書史恂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虜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

僧輕竊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
惠公子彌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贓貨賜死國
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出嫡應襲
先爵為李父尚書僕射麗因干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
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為
侍中弼上表固讓入萬山以死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
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
文獻初弼嘗薨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
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加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
與寇盜交通長乃交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
歷位司空大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輔閔
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伍翟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
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噉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
賦詩云昔君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孤兒樹紘
橫舂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
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閉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錄
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
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
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
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

暉業神色自若仍繫冰淤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
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
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
大夫卒謚曰文侯樹弟偃位太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
伯父樹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為嫡孫特
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
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採藥還
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
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為御史中尉元
纂所糾會赦免薨謚靜王子撫字伯巖襲莊帝初為從兄
暉業訴奪王爵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
光禄勲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
苟兒為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
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為使持節都督與楊椿
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狐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
擊大破之便進軍求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
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
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
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
授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

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中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
史二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
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
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
不多羅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
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
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
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
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
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
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
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
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
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
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圖雲不從
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怒
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
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逞子慶和東豫
州刺史為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為北道揔督魏王

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
膽若鼷鼠遂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
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
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
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
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宇脩義乃移東城為政寬和遷
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
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
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
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尚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
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留
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
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遣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
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
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寅喻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
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為諸軍節度脩義性
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
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寅討之以脩義為
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黄門侍郎
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

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周為小冢宰江陵總管
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為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內史舍人
煬帝即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
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
常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鉞王侗
為帝侗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
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管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
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
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悅文都知之
陰有誅世充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固執而止盧

楚說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充世充馳還含
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
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益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
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
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
子並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
豐州敕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
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為兄則所遏乃止後周文為兄子
晉公護娶其妹為妻情好甚密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
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為丞相拜

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滈陽郡公及房陵立為皇太子立其
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
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
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
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
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襃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
孤為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襃泣諫不從
家素富多金寶襃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
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
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刼其人疑同

宿者而執之襃察其色究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襃
受金縱賊隋文帝遣覘之使者薄責襃何故利金而捨盜
襃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襃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
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襃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
一也百姓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二也無顧
形迹至今為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
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
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煬帝即位拜齊郡太
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
疾襃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襃大怒因

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二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龍薨子長命龍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泛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儛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為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始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嘗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為所害廉慎自脩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為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為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已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

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臣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
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時
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懼唯臣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
於聽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諫肇鬬而惡之
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
顯奏臣曰自金行失御群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高
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
賓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靈構中
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
分體準之為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輸
自立意以黍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鐘皆向成訖表
求觀試時新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詣集朝英議其得
不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無推造
鮮據乖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
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
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竝呈
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
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頗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
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猶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
背量不省二三謂芳一尺為得而尚書臣臣表云劉孫二尺

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
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臣
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晊行已久今者所
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為定自爾以後而臣與肇
厲言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喧競無復彝序臣更
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
立鍾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
與奪任心臧否自已阿黨劉芳迴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
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
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遜次又言芳昔
與紫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而
欲自取後知錯謬便稱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為下之
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別足內朝抱璞
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
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
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聞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芳
才學與臣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
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臣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
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偽新之號哉又孟莽傳

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造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臣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案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臣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臣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

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啓肇任居端右自察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情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鞫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宣武恕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政卿出為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覲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

赴都也明帝初入為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子忠次
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遣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
解欲奬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
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華曆往代良
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駁決必務
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
宗茂集麗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久歲
宜樹維城永茲盤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
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
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為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人
上高祖所定準鑿略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
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叡明下燭不刊之式事
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
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
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
赴省與匡逢遇驟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
十餘條延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
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
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
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兗子祖育襲武定初

24575.3

隆馬第十勒又襲齊受禪爵例降

列傳第五

北史十七

方洽 周益 校正

ETD